

孔德校刊

請交換



第四期

二十一年一月廿五日
北平孔德學校出版



目 錄

妹妹的芝麻糖	二乙	李 芳	1
窮苦的人	二甲	王美生	1-2
記我們的鼓聯會	二甲	白潤清	2
小羊	三乙	梁淑平	3
一個鷄頭	三乙	胡 少	3-4
望月的感想	三甲	牟傳模	4
郊外雪景	三甲	張慕貞	5
本校十四週年紀念會	四乙	龔仁節	5-6
今年不能過年了！	四乙	劉志超	6
打雪仗	四甲	吳林蕓	7-8
週年紀念會	四甲	王永華	8-10
祖母	五乙	錢乃立	10-12
夢中之愛國	五乙	張乃澄	12-13
我的表哥	五乙	王 華	13-14
雪後的感想	五甲	范元綬	14-15
病的回憶	五甲	劉淑和	15-17
兩種人的冬天生活	六乙	王振蓮	17-18
去年今日	六乙	張迺芝	18-19
心的波動	六甲	文和新	19-21
沙子	六甲	郭亨華	21-23
孤兒和寡婦	六甲	方本植	23-25

小弟弟的病	七年級	劉育和	26-28
表姐搬來我家了	七年級	包坤睿	28-30
被驅逐的少年	八年級	王琬芳	30-32
看牛的伯俊	八年級	吳濬可	32-36
阿雪的死	九年級	劉育厚	36-41
她祖母縫的新衣	九年級	陳遜民	4-148
乞婦	十年級	王 惠	49-52
青年畫家的厄運	十年級	李靜蘭	52-56
愛罵人的醫生		陳聘之譯	56-6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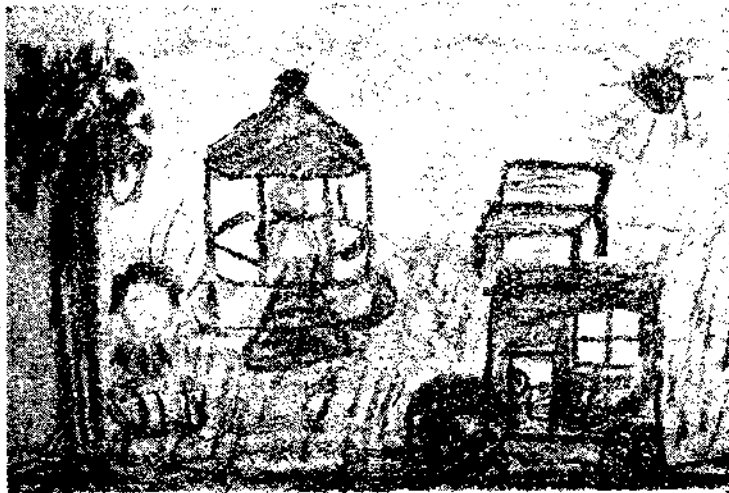
兒童自由畫八幅

1.	魏華一	幼稚園
2.	劉 毅	幼稚園
3.	賈震鐸	幼稚園
4.	施惟樞	幼稚園
5.	賈震寰	三乙
6.	張十洲	三甲
7.	王寶康	四甲
8.	周豐三	四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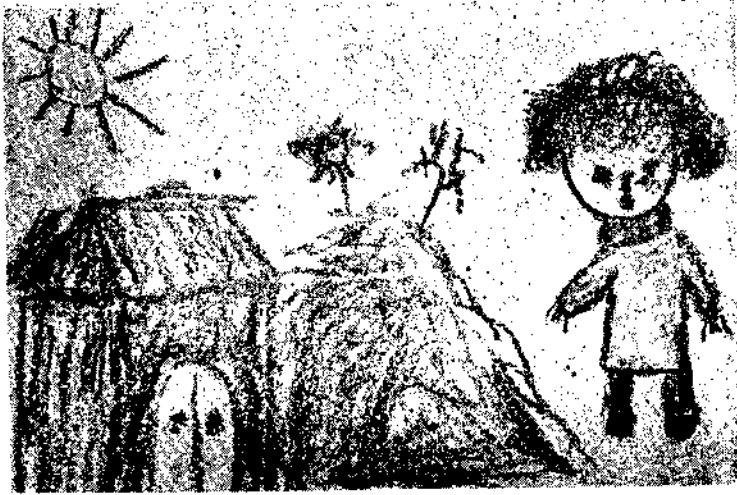
魏華一

幼稚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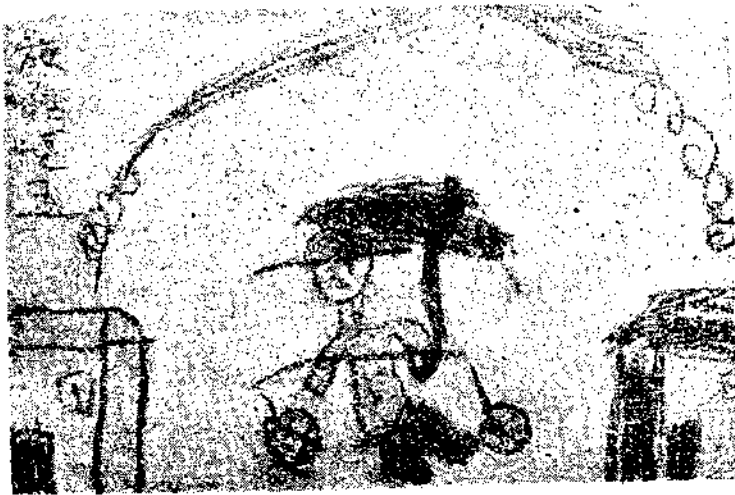
劉毅

幼稚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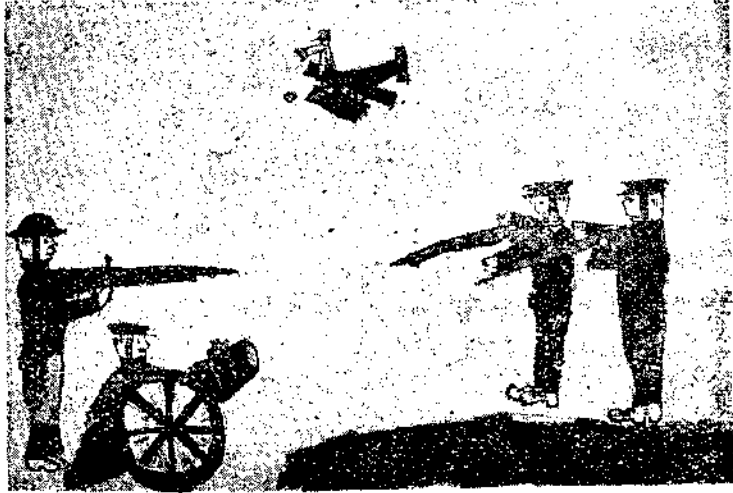
賈震鐸

幼稚園



施惟樞

幼稚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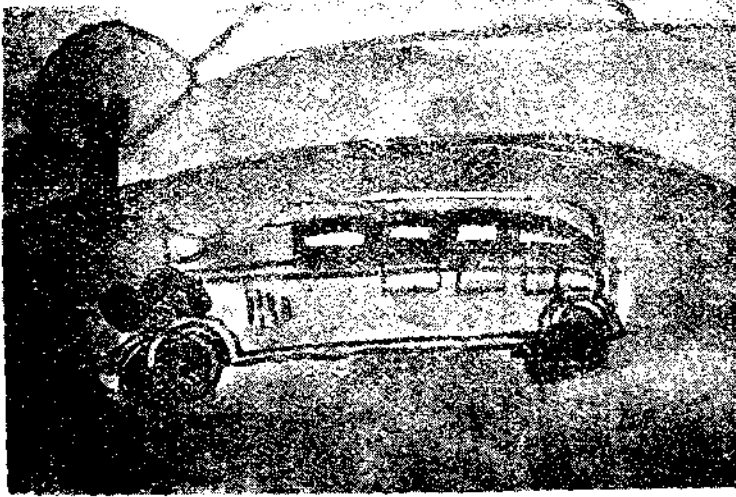
賈震寰

三年乙級



張十洲

三年甲級



王寶康

四年乙級



周豐三
四年甲級

妹妹的芝麻糖

李 芳，二乙。

今天中午，母親給我幾個銅子，我很是快樂的玩去了，母親又叫妹妹去，母親說：『我今天要出去，給你幾個銅子，買糖吃罷！』妹妹出來在院子叫：『姐姐，你快來！』我聽見妹妹叫我，我就跑去看，妹妹說道：『姐姐，媽媽要出去，還給我六個銅子，叫我買糖吃，』我說：『也給我了，我買芝麻糖。』妹妹說：『我也買芝麻糖。』一會兒賣糖的來了，我說：『妹妹賣糖的來了！』我們就去買了吃，妹妹把糖放在口袋裏，全粘了一口袋，我哈哈大笑。

窮苦的人

王美生，二甲。

有一天，我坐着車回家的時候，我看見一

個又窮又苦的人。身上披着破的衣服，穿着破褲子，多麼可憐呀！我們長大時，不應當救救他們窮人嗎？

記我們的級聯會

白潤清，二甲。

上星期三，我們初小部開一個級聯會，我們在風雨操場裏排隊，排好了走到大禮堂裡，一排一排的坐在椅子上，不多的時候，就開幕了，三甲做的雙簧，做的很有趣，四甲的跳舞很好看，唱的歌也很好聽，一甲演的優牛，也非常的有意思，每班都做完了，末了就是我們二甲演的，我們二甲演的更好了，我們演完就閉幕了。先生給我們每人一包餅乾，我們拿到家裏，母親看見很歡喜。

小 羊

梁淑平，三乙。

羊是一種很和善的動物，他繁殖很快的，他的顏色很多，他的皮可以做皮襖，養羊的時候，要是在冬天，是養在屋子裡面，喂他乾草，地上也要鋪乾草和灰，他要撒尿，也要常換草和灰。

一 個 鷄 頭

胡 少，三乙。

一天是我哥哥的生日，我母親說：『今天是你哥哥的生日，你去告訴廚子說我叫他來！』我說：『是！』於是我跑到廚房，把廚子叫來，母親說：『廚子，你買一隻肥鷄，一條黃花魚，一斤大蝦米！』廚子說：『好吧，』

於是便上市買魚蝦和鷄，一會兒便買來了，買來就放在廚房桌上便走了。過了一會兒，廚子上廚房拿肥鷄蝦魚，一看桌上祇贖了蝦和魚，鷄却沒有了，還有一個鷄頭，廚子大怒，細細一看，原來貓在桌下還吃着雞呢，廚子很氣的把貓打了一頓，慢慢的走出廚房去了。

望月的感想

牟傳模，三甲。

昨天晚上，我看見月亮很孤單單的坐在天空中。我想好像是父親在那裡坐着。又像父親對我說話，想起父親從前這時正回來了。現在呢？已經去世了，也不能回來了，我想要他下來和我們一同說話，一同遊戲，但是永遠不回來了。又好像是我的五姐傳瑤，她是在上海做事的。她一年才回來一回的，好像是她看月亮思想我呢。我看見她思想我，我很難過。

郊外雪景

張慕貞，三甲。

星期日的一天，我抄完功課剛要出門的時候，下了大雪，我也出門去了，我看見城外的兒童在那裏放風箏，有許多行人，也有許多樵夫在那裏打柴，有許多馬在雪上走，我又看見許多的小鳥在雪上飛，我看見很歡喜，我就回家去了。我們吃完了飯，我和我弟弟就上床去睡了。

本校十四週年紀念

龔仁節，四乙。

明日（十二月二十五日）是我們學校第十四週年紀念日，也就是孔德學校的生日，如果把這十四年退回去，就是孔德降生的第一天。

學校是我們第二家庭，我們將來一切的生活，都要孔德學校賜給我們，所以孔德學校的生日，是值得我們紀念的。怎樣紀念孔德呢？只要努力讀書，小朋友們要記着。最後我們當高呼孔德萬歲！

今年不能過年了！

劉志超，四乙·

新年來了，我們人人都很快樂的過年了。但是今年不能好好的過年了，因為日本佔了我們東三省。我們國恥國仇都沒報，所以不能過年了；過年不過年倒沒有什麼，可惜中國政府不抵抗日本，只有馬將軍占山還奮勇和日本在黑龍江苦鬥！馬將軍的子彈不足，只仗着他的兵二十分的勇，支持了很久的日子。現在還是困守呢。其餘的就沒有打日本的了嗎？中國養的那些兵呢？咳！我真要為中國哭，還過什麼新年呢？

打 雪 仗

吳林靈，四甲。

星期二下了一尺多深的雪，我就沒有到學校去，那一天就在家裏待了一日。到了星期三，我上學去了，到了學校，聽說我們四甲要和四乙打雪仗。『我才不怕四乙哩，他又算什麼東西。』我自己自大的說道，『做雪球！快點！快點！』於是同學們一起工作起來。我聽說四乙要聯合三甲，我們想了半天，有一個最會用計的同學說：『我們聯合三乙！』我聽了這句話，便哈哈大笑了。我們做了三箱子零四把椅子五個字紙簍三臉盆的雪球。到了下午，有兩堂，我們也沒有上課，就佈置戰壕，全預備好了，又安排了總司令，排長，前敵，後防兵，偷子彈的兵，偵探兵。我們共有十八排兵，一排七個人，連總司令，排長，偷子彈的，前敵，後防，偵探兵，共有三十八個人。敵人共

有一百四十人。他們雖然兵多，然而不如我們兵強，也沒有總司令，也沒有排長，前敵也沒有，後防和偷子彈的也沒有。佈置好了，於是便宜戰了，戰了兩小時之後，一個一個的有凍手的，有被打哭的，有投降的，有不敢打的，真是一場非常熱鬧的大廝殺。結果我們勝利了，我們大家喊了三聲，『ㄉ|ㄥ ㄉ|ㄥ ㄉㄤ』便放學回家去了。

週年紀念會

王永華，四甲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是孔德學校十四週年紀念日。那天早晨我起牀的時候，還不到七點鐘。我開了窗戶一看，只見藍色的天空中還有一羣烏鴉鼓着翅膀在颼颼的飛。我穿了衣服漱洗好了，就上學了。到了學校，走進課堂裡，一個同學都沒有，我便跑到高小部找了五六個同學，一起到大操場去踢球。正在踢得有意思的時候，

忽聽見吹哨的響聲，我們就在風雨操場上排隊了。夏先生報告說：『現在就到客廳前去照像，然後再到大禮堂去；到了大禮堂，小朋友們都要守秩序。現在一年級先走。』我們就走到客廳前面排隊。隊形是半個圓周形，中學部的學生高小部的學生都在一起。照像的人說：『現在要照了，大家不要動了。』於是像匣便由西邊起往東邊轉，楊先生和李先生在西邊照完又跑到東邊照，有許多同學說：『楊先生和李先生多麼機靈呀！洗出來一定是兩個楊先生和兩個李先生。』我們大家都哈哈的笑了。像照完了，我們就排隊到大禮堂去。走進禮堂，我看見裏面點綴得非常莊嚴，屋中掛了紙花，牆上貼着圖畫而且圖畫都畫得很好，還分得出陰陽來，可見得他們有圖畫的天才。紀念會開始了。一，唱黨歌。二，唱校歌。三，主席報告。四，來賓演說。最有趣味的是范先生，他一上台，鼓掌的聲音好像雷一般的響。范先生一開口便說：『我是不會說話的，我要跟你們學說話；你看你們那樣吵鬧，是很會說話的。』

』引得我們都笑了。他又拿小牛犢子做比方：『小牛犢見了老虎，是不怕的；老牛要見了老虎，便好像老鼠見了貓似的了。因為小牛不懂事物，小孩子也是一樣地敢說敢做，什麼都不怕。人長大了勇氣便減少了，要說的也不敢說了，要做的也不敢做了。所以你們應該趁着小的時候做點事情出來。現在日本那樣的蠻橫，佔了我們的東三省，這你們不必怕。你們小的時候好好的用功，長大了成爲有用之材，替國家出力。努力呀！努力呀！長大了好救國！』說到這裏，又說了句『孔德萬歲！』便終止了。主席說：『范先生說的話是對於你們很有益處的。』接着每一個人拿了一包點心便散會了。

祖 母

錢乃立，五乙。

我還在南方的時候，我那祖母的眼睛和耳朵，就有點毛病，等到我們到北平的時候，她

的眼睛和耳朵就更不如從前了，到了現在，她的耳朵差不多都聾了，可是還有點聽得見，不過有的時候就要聽錯；她的眼睛現在就完全瞎了。在我很小的時候，我就和祖母玩，那時祖母很愛小孩，所以老是抱着我到外邊去玩，有的時候，就買糖菓給我吃，那時我弟弟還沒出世呢，所以人人都愛我，因為我最小，到了年下，祖母就抱我到親戚家裏去，我就和親戚家的小朋友們玩，也不打架，所以我們玩的將候很長。祖母有許多的小說書和笑話書，有時候，他就講給我聽；她那時也愛說笑話，所以我們常常讓她講故事，有時我很悶，我讓祖母領我到河邊去玩，祖母就領我去，到了河邊，她還講故事給我聽，還做出樣子來講述着。有時我哭了，他安慰我，給我買糖吃，我就不哭了。我現在雖然離開了祖母，但我常常想念她，有時我寫信給姊姊，讓姊姊告訴祖母，我現在聽見父親說：『祖母的身體非常好，不要掛念。』我聽了非常歡喜，所以我做了一個夢，是祖母和我已經見面。後來一醒，什麼祖母，什麼

見面不見面的，都沒有了。

夢中之愛國學生與賣國賊

張孝澄，五乙。

有一天十點鐘的時候，我就去睡了，我夢到一個愛國心熱的窮學生與一個小日本人說話，這好像看電影似的表現在我面前，小日本人說：『你要幫助我們，如果我們打了勝仗，亡了中國，我就叫你做日本的臣，中國的王。』學生說：『不行，不行！』日本人說：『你一個窮學生，如果做了中國的王，就可以過甜美的歲月，吃山珍海味。』學生說：『不行，不行，我說不行，一定不行！』日本人說：『那我就把你殺了。』學生說：『你殺吧！你就是殺了我的全家，也是不行！』日本人說：『不行？不行，我就殺死你的全家。』日本人真殘忍，把他全家都殺了，可憐這又窮又愛國的學生，死於這倭奴的手裏了。電影變了，有一個關綽的軍官同

日本人說話，日本人說：『你幫助我們，如果我們勝了，你做日本的臣，做中國的王。』軍官說：『是，是，是！爺爺，我不敢違背命令。』日本這次成了功，便對中國軍官說：『你看這是不聽我的命令的學生。』這軍官真不是人，照着窮學生身上毆了幾腳。唉！可恨的中國人，要都是這樣，不等亡國，還等着什麼呢？

我的表哥

王 華，五乙·

在幾年前，還是在鄉間，我在舅父的家裏住着。他們村中，有一個官立的學校，我同表哥天天到學校去上學，那時我的胆子比老鼠還小，他却頑皮得和猴子一樣。他有時無故的愚弄我，比如有一次，他拿了平時玩弄的槍，那隻手拿着刀，臉上弄得和關公一樣，又帶着鬍子，躲在黑暗裏，等我一過去，他便很快的一曬，我一看他的臉和關公一樣，我知道他是嚇我呢，我便哭着好像受了委屈似的，去告訴外

祖母去了，他却趕快躲到黑暗中暗笑呢！可是事一過後，我倆又照舊和平常一樣。我記得有一次，我到客廳去，他拿手電燈照我，我便急了，我拿了刀，他拿了槍，大打起來，把客廳的一切陳列品都弄碎了，終於因為他拿的是長武器，我拿的是短的，打不過他，忽然嚴厲的聲音說：『你們做的什麼事？』自然我們又被舅父說了一回。說起來表哥的笑話多着呢！可是我上次到南京去上學時，得到家裡的信說，我那頑皮可笑的表哥去世了。

雪後的感想

范元綬，五甲·

白棉似的大雪和冬風，臨到了草木皆兵，兵荒馬亂的中國，這時日本正在攻打東三省，當我們圍爐而坐的時候，不由得要想到餐風履雪的馬占山將軍和那些義勇的健兒了，他們在寒冷的冰天雪地之下，和那野狼似的日軍對打。

我又想到國內的軍閥官僚等，他們在花天酒地中尋樂，在鉤心鬥角的爭權奪利，他們那裡還顧得國家的危亡，和東省將士的苦痛？我越想越發憤怒。忽然間一陣大風，將我的思想打斷，回頭往窗外一看，淡白如玉的雪，已被黃土掩蓋了，一陣寒氣，往身中直鑽，我將椅子動一動，又想起來古人說：『國必自侮而後人侮之。』中國東三省的喪失，完全是內部的少數壞人從中作亂所致，所以我們應當打倒軍閥官僚。打倒了他們，中國才能够站立起來。

病的回憶

劉淑和，五甲·

我的身體，原來很康健，不大害病的，即有時略有些小病，也是不用幾個鐘頭，也就好了，所以我素來對於病是不大介意的。

近來天氣忽然變冷了，刮過幾天的冷風，又不言不語的下起雪來了。我因為國難臨頭，

國家將要破滅了，一日到晚，祇覺胸中氣憤，那有心顧及自己的疾病呢？也是因為素來仗着身體健康，以為些須小病，何須介意。不料近幾天來，病一日沉重一日，身體也覺得軟弱無力，不過我還是能夠勉強支持的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坐在自修室裏，正在溫習功課的時候，不覺頭目暈眩，身體更弱的一動也不能動了；這時我祇覺耳朵裡，轟轟的作響，渾身發燒，坐也坐不住，睡也睡不好，頭上更熱得如火一般。先生看我病了，就叫我去歇寢。此時我沒法，也祇好聽先生的話，隨着父親去到寢室裏睡覺了。但是到了晚間半夜的時候，嗓子更覺得渴了，聲音也啞了，話也說不出來，咳嗽的時候，嗓子更覺得痛。

到了第二日早晨上學去的時候，病仍然是沒好，走着路，總是一上一下的走不穩，但是因為恐怕荒廢了功課，所以只好帶着病上學校去了。到上課的時候，也就進了講堂，但是因為病的緣故，也只好手扶着頭，靠在桌子上，在那裏聽講，心裡實在是覺得怪難受的。

同班的同學，還有不知我在病，偏來逗我玩笑，但是我那有心玩笑呢？

今年因為北平下雪較晚，所以聽說因為害猩紅熱，白喉等傳染病而死者，頗為不少。

噯！病這個東西，真是討厭而且是不幸的東西，但是如何能把牠除去呢？那恐怕還需要不少的科學家，和醫學家的努力吧！

兩種人的冬天生活

王振蓮，六乙。

冬來了，天氣漸漸冷了，冬天來在人間，果然是一樣的感覺嗎？不是的，有錢的人皮衣，棉衣，火爐，都不用愁着沒有。白天他們出門有汽車，馬車，如果刮大風，下大雨，下大雪，他們都不怕。看電影啦，看戲啦，都有汽車，馬車。晚上回到家裏，有用人伺候，吃的穿的都是好的。吃了晚飯後，有妻有兒女，團團的圍着火爐，說說笑笑，他們的冬天多麼

好過呀！

可憐的那一些沒有錢的人，他們吃的穿的都沒有錢買，火爐更不容易有，如果有了一個火爐，又沒有錢去買煤燒呢。他們出門去，當然是沒有汽車和馬車坐，被風吹雪打雨打。他們在街道上走着，受了許多寒冷的苦楚。他們又不能不出來做一點買賣，賺點錢養活一家妻子老小。如果賺錢賺的多，一家歡歡喜喜過一日，如果賺錢賺得少，喜歡的日子就變成飢餓的日子了。

去年今日

張迺芝，六乙。

燈光照着，那時一切都沉靜了，妹妹們都入睡了，只有我獨自在讀國語，因為明日先生叫我們背國語。正念着時，忽然想到今日是二十六了，呵！轉眼又是一個新年了！回想起去年新年，我們在一號那天，踏着雪上公園去遊

，真是有趣呀！而今年呢？唉！新年本是有趣的，但是現在正是日本攻打錦州的時候，遇着這種新年，難道我們還快樂嗎？遊戲嗎？唉！可恨的日本！

現在更沉靜了，燈光也暗了，屋中滿佈着憂鬱的空氣，時鐘在滴滴打打的響着，好像在說：『可恨的日本，你害的我們新年不能快樂了。』風也似發怒的說：『可恨的日本呀！』

我想着今年新年真是難過，快樂吧？國難當頭，還快樂嗎？……

正當這時，母親說：『叫你睡覺，你說明天要背書，要念書；現在呢？又不知作什麼了。』母親這樣一說，我的一切的幻想都被打斷了，我又繼續的念着。

心的波動

文和新，六甲。

『我把你那篇文看了一段，我的心裏便跳

個不止，我不知道你說的是誰，或是我，我只翻覆的看了三遍，我的心裏同時也隨着跳了三回。』

我已被這樣的事，嚇過一回，今天又看見又聽見這種同樣的事，把我一向什麼都不想的腦筋裏，立時變成恐怖。而且他還帶着譏笑的樣式說：『她說的是你吧？』我雖勉強的答應一聲：『不知道，』但是我的臉並不是像樹皮那樣的厚呀！

我知道我的脾氣是乖僻的，任性的，不光是我一人知道，連你和他們也是知道的，甚至於父親也常常說：『你這樣慢慢的過下去，結果吃虧都在這上面，』我雖是知道，但是我的心裏總存着一個「爲什麼不說他們呢？」現在我雖然盡力的改，但等到那個時候，我忍不住便發作了，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，想起了我自己的脾氣爲什麼這樣急燥，想起了我自己爲什麼一切都不如他人，我便忍不住哭泣了，有時吵得父親同母親都進來問我，但我也不知我爲什麼要哭，也不知那眼淚從那裡來的，只把頭

縮進被窩裏去，過了幾分鐘，我便不知道什麼了。

沙 子

郭享華，六甲。

沙子靜靜的躺在地上，
也不知牠怎樣的得罪了水先生，
被水沖得無影無跡了。
沙啊！
我不可憐你，
我還要罵你。
沙呵！
你爲什麼不團結起來，
去抵抗水呢？
岩石不是沙結的嗎？
牠不但水不能沖動牠，
並且還能抵擋水。

.....

中國呀！

你就好比是一個散鬆的沙粒，你不能團結起來去抵抗外敵，並且在國內還是那樣的打着，爭着，總是這樣的亂着，好像是上帝專派這一般人來到世界上搗亂。

天哪！

你太殘忍了，你把種種的苦處全拿來加在中國人的頭上，水災的呼聲，現在受日本虐待的人民的號聲，連上了，一樣樣的苦味連接着到了中國人的口內。

這一次國聯，有一個關於東三省的議決案，就是承認日本在東三省有警察權，中國竟然承認了，這個議案，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另外日本撤兵的案件，日本撤兵議決案也不知有了多少，可是他好像不知道什麼撤兵不撤兵，仍是那樣的攻打，侵佔，並且比以前更要利害。

就這樣的承認他在東三省有這樣的權利，就使日本兵撤了回去，那東三省也就成了半亡不亡的土地了。

天呵！東三省就算這樣的解決了嗎？！

中國人呵！你還要去娛樂嗎？！你還要袖手旁觀嗎？！你還要忍受日本的氣嗎？！你還要酣睡不醒嗎？！你還不預備和日本作一個最後的決鬥嗎？！你們還爭權奪利嗎？！

中國人呀！

爲國犧牲的愛國者，

請你們不要忘掉這次的恥辱呀！請你們團結起來去打他們，努力！努力！努力！奮鬥！奮鬥！奮鬥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長久的奮鬥！

孤兒和寡母

方本植，六甲。

在我所有的回憶裏，永遠是使我忘不了的，就是我在六七歲時候，一個鄰家做傭工的老婆子，他帶了他的兒子，他的兒子只有十一二歲的孩子，他雖然生的很薄弱，可是他除了伺候他

的小主人外，還可以給他的主人買東西，掃地，掃屋子。

一年的冬季，地上的積雪很厚，院內存着許多被風土埋沒着的白雪以外，還有那些很滑的冰塊兒，這個很不知道事物的小主人，時常的對着他傭人的孩子發出很凶惡的責罵，有時他很刻薄的小主人，玩的不高興了，或者用拳頭打他一下，再不然用很硬的鞋踢他一脚，有時他的粗壯的「媽媽」也是熬不過的呀！

一天冷颼颼的北風刮着，這時候嚴冷的冬天，一天比一天的冷，我們的學校已經放了年假。

忽然天下大雪，冷風吹來，如同刀刺，他們的小主人已經穿着很厚的棉衣和皮襖了，他們老婆子的孩子沒有多厚的衣服，只是烤着他「媽媽」的屋裏的火，瑟瑟的發顫。他的一雙生着凍瘡的手，緊緊的塞在他的口裏，大約冷的再也不能忍受了吧！他那小主人一些兒也不知道，一點兒也沒有感動，他身上穿的很厚而且頭上帶着花絨的皮帽子，帶着皮的小手套，硬

拉着那苦命的小孩子，叫他在院裏堆一個雪人兒，那個苦命的小孩子本來凍得難堪，那里有心同他玩這一種玩藝兒呢！可是他的小主人逼迫着他去做，兩方面這樣相持不下，他的不懂人事的小主人，憤憤的跑到他老媽的面着說：『你的無用的兒子不肯和我玩哪！』那個苦命的孩子的媽，只好硬着心腸說：『他要不去，你就打他，罵他！』那可憐的孩子，在旁邊聽了，只是歎了一口氣，垂下頭來，兩眼中祇是轉着晶瑩的眼，淚珠一滴一滴的流到他的腮上。

那苦命的孩子，終于跟了他的小主人到了院子裡，伸出了他的紅腫得像饅頭的手。等到堆好後，他急急的跑到爐旁烤着他那像饅頭的手，第二天看他紅而腫的手，已經裂開，血肉很模糊，幾乎沒有一塊完整的皮膚了。

呵！這可憐的孤兒，受他小主人的壓迫，只因為他母親掙着他小主人的錢，所以他才受到這種無理的虐待。他的紅腫的手又有誰知道他的疼痛？有誰可憐他呢？

小弟弟的病

七年級，劉育和·

小弟弟是那樣的愛吃，大概他這一生是爲吃而活的。他到人間來已有五年多了，他在剛會吃柔一點的東西時，他便開始吃起零食來了，糖是他的唯一的愛物。

母親一出去，就是他的幸運來了，是的，因爲是沒有人管他了。

人一生最可怕的就是病，沒有病的人是沒有的。當然小弟也病過，病的時候也很多，但他仍然愛吃，這病怎麼醫呢！

在一天下午，母親出去了，小弟今天正有錢，把他樂的什麼似的，啊！運氣來了，是好命運嗎？

在大風中小弟却仍然不怕一切的去買吃，買糖，梨，糕，……還有許多不合衛生的東西，但他偏愛吃這類食物。

在滿是沙土的臉上，現出喜歡的樣子來，因為他買着他的心愛的糖了。「哼！多憐，糖都發黑了，你吃吧！媽媽回來給你告訴。」我第一個不贊成。

「你管得着嗎？」他還罵我呢？「不管他，」我想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從母親的嘴裏聽說小弟病的很利害，那時我的心裏却有點笑他了，本來誰叫他不聽我的話呢。

我想去譏笑他去，但我走到他的床前，看見他那種樣子——臉色黃黃的，眼低垂着，好像沒有看見我一樣，嘴裏呻吟着，我不忍說他了，反而很和氣的問他：「你怎麼了？」但他却連眼皮都不抬一抬。

醫生也說不出什麼病，只是說什麼傷風呀，小孩子不要緊的。

於是我們也就放心了，以為他的病是不大可慮的。啊！但小弟竟不能起床了，他的病又重了。

醫生看了幾次，後來才決定那是肺炎。

「肺炎，」母親聽了是多麼的難受呵！整天的不離開他了。他一味愛吃的人，現在却躺在床上，垂着眼皮，不作一聲了。

我從學校回來，屋裏靜靜的，在我的耳中，聽不見小弟的叫喊聲，也看不見他每天練軍事訓練的莊嚴的姿態了。

一進房門，只有他睡在床上的哼哼聲，斷斷續續地傳到我耳中來。

表姐搬來我家了

包坤睿，七年級。

回家時，看見母親們在搬屋子。我問妹妹，他露出滿臉的笑容說：「表姐要住我們家來了。她住哥哥屋，哥哥搬前院去。」妹妹說時，那門牙已經掉了一個的嘴，都笑得闔不攏來。她是最怕人看她那掉了門牙的嘴的，小弟弟在旁看見了，便大聲的說道：「連門牙也掉了呀！」妹妹這時才覺着自己是張開了嘴，於是

很氣的說：「你大了也是要掉的。」小弟弟却
不理那些，仍舊很歡喜的拍着手，大聲的嚷着。
他不計較那些，因為他還小，不懂得呢！可愛
的小弟弟，兩手拍着，兩腿跳着，一不留神，
跌了一交，正跌在石邊上，幸虧沒有碰破頭，
只跌髒了。恰巧這時妹妹來了，也喜歡起來，
拍着手說：「活該！活該！這髒孩子，髒孩子
。」一邊嚷着，一邊走開去了。我進屋去，靜
的空氣，充滿了一屋子，屋裏空空的，連一個
人都沒有。我想這樣的屋子，溫生字倒很好
呢，於是就拿生字本來念，但是嘴念，心却不
在，念了半天，一個都不懂，腦中不斷的在想
表姐為什麼來我們家住的緣由。準是她家要回
南了，她不願意回去，要在這裡讀書的吧？她
來更好，我們又可以常在一起玩了。小弟弟最
愛表姐。我從前問過他，「誰是你最好的朋
友？」他總說表姐是他的好朋友。妹妹我也問
過她，她說父親和哥哥是她的好朋友。父親常
常給她買比我們更好的衣服和別的東西，這是
父親愛她的緣故。哥哥有什麼好東西也常給他

們倆。但是爲什麼小弟弟那樣和表姐好而不跟哥哥好呢？那是因爲表姐比哥哥還好的緣故吧？有時妹妹見父親到很晚還不回來，她就要問了：「父親怎麼還不回來呢？」假如母親說：「不知上那兒去了。」她還是不放心的，非問出一個究竟來不可；因爲父親實在太愛她了。

被驅逐的少年

王堯芳，八年級。

他自從被驅逐以後，他成爲一個遊蕩的人了。他終日無聊的在街上走着，或是在那破舊的小公寓裡坐着。他是一個二十歲順着新潮流的青年，他被驅逐的原因，是因爲他同他父親吵了一回嘴，在舊禮教上，同長輩們吵嘴是違背禮法的，何況他又罵他父親一聲老古董呢。於是他被驅逐了，他的親友們沒有一個替他講情，因爲他們都是受舊禮教所支配的，在他們的心目中，早已對他存了一種違背長命的惡感。

只有他的母親，雖然也是個舊時的婦女，但是因為有母子間的愛情，便替他衛護了一下，但是他那固執的父親竟把父子之情割斷，他終於被驅逐了。於是他拿了他的行李和他母親私下給他的二十塊錢，在他母親含淚的眼前走了。他是一個中學生，在他離開家的時候，雖然他自信可以養活自己，但是在這萬惡的社會裏，那有適當的職業給那貧苦無依的他做呢？

他離開家庭已然兩月了，那二十塊錢早已被他化盡了，房錢已然拖欠了，而他的東西呢？只剩下他所蓋的一條薄被和他身上所穿的一件棉袍了。

他實在沒法了，他只等餓斃，但是在一個寒冷的天氣裏，他被房東給轟出來了。

他沒有住處了，他不願求人，他以爲這是可恥的，他寧願餓死，也不願求人。他又餓又冷，於是在他的頭腦裏，起了一個壞的思想。

他想偷，他想搶，他以爲爲怕餓死而偷搶，這是沒有罪的；他在街上徘徊着，看着，一個穿着皮大氅的女子過去了，手裏拿着一個皮包，

他猛一下撲過去，搶了皮包就跑；那女子尖聲喊道：『有人搶東西了！』於是聚集了好多人，在他還沒跑上十步遠的時候，他就被捉住了。他默默的跟人到警察局，他承認他一切的過錯，他被送到監獄去了，在那裏他得以飽嘗了鐵窗風味。

看牛的伯俊

吳濬可，八年級。

當冬之神臨到人世的時候——這正是那些窮人們在冰天雪地裏過他們那種禽獸的生活的時候。看牛的伯俊，爲了要在早晨從牛欄裏將牛兒們牽出去餵草料和飲水，特別起的早。當東方剛有魚肚色的白光的時候，他便從他所住的破房子裏走了出來，蹣跚的踱向牧場上去了。

這正是一個大雪的早晨。在伯俊還沒有起床的時候，他已聽見場上牛兒們的爭鬥聲，他

深恐被主人聽見——他將要挨一頓打，於是連忙從床上跳了起來，向那白銀的地上跑去。他用了平日的口號，將牛兒喂了，但是，不幸的事降臨了，他被一隻最末喂的壯牛用角碰傷了。他是那樣的兇惡，那樣的龐大，會將一個孤兒弄傷，瞎眼的畜生！

可憐呀！在這白茫茫的一片大地中，有誰來理會他呢？於是他只得掙扎的將牛趕回欄中，然後一步一步走回來，但是他還沒有到他的破舊的屋時，他便倒下了——因為他的傷口被寒風吹着，流了許多血，而血已經凝凍起來了。他喊着，希望着有人來救他；雖然主人的房屋就在目前，但是却沒有人理會他。

終於被一個平時和他最要好的僕人，聽見一些聲音，跑來將他救起了。

他現在是躺在他的卑陋的床上，靜悄悄的聽雪落在落葉上發出沙沙的聲音。一星期之後，他的傷口漸漸的復原了，他記起他幼年的同伴。他們為什麼不來看他呢？於是他少年時的生活，在他的腦中又演了一遍。

在他家門的對過——那是一個鄉村。有一個大荒場，在夏天的時候，有許多頑童，整天的在那里嬉笑着——那時伯俊只七八歲，他的母親是給人家當女僕的，他怕那些頑童，因為他們是兇猛的，粗暴的，只要有一句話觸怒了他們，他便會挨他們一頓打，所以他只在門口坐着從他家裏搬出來的矮板凳，把二拇指常常放在嘴裏，瞪着眼睛，看着他們，有時也眺望遠處的白塔和俯視地下的黑黃蟻之作戰。

忽然一個賣豆腐花的担子來到能被他看見時，他便從口袋裏拿出一張黑麵餅——這是他母親昨天晚上作的。買了一碗豆腐花，完結了他的午飯。那些頑童也都圍着擔子，搶着買。

傍晚，一羣的烏鴉，都從頭頂飛過，太陽也慢慢的落在那白塔後面了。他常常看見兩個賣魚的由遠處慢慢的走過來，肩上負着米和幾條賣剩下的魚。他想：「他們真好福氣！天天有魚吃！」這時荒場上的頑童，都沒有影兒了，只有白塔尖上的金黃色的陽光和天邊的晚霞。這時，他才看見他的母親走來了。

伯俊想到此處，不覺嘆了一口氣，他從窗戶的破洞中，窺見了外面的景象：他看見替代他的職務的亞斯特，遠遠的正在餵一雙新牛的小牝牛，他很感激他，鼻子一酸，流了幾滴眼淚。他的腦子裏重新又活動了。

一次，他同他母親到主人家去，他的主母很慈祥的對待他，給了他許多糖果。他的小主人們都來和他玩，四個不同的面貌，八隻明亮而且欣悅的眼睛都瞪着他，使他有些惶恐了。但是不到半點鐘，他已和他們玩得很起勁了，並且還知道了他們的名字：古里，爾多，代爾，佛發，

人越多，事情便也越亂，他記得他曾被代爾推了一交，弄了滿身泥土。又曾爲了踢球的事，將古里的頭碰破了。啊！天大的不幸臨到古里的頭上來了！在一天的中午他竟死去了。於是可憐的伯俊坐了三年監牢，他的母親被辭退了，終于只因想念他而憂鬱死了。當他出來的時候，他只得到墳上去滴了許多血淚，盡了他的心情。

他窮了，他孤獨了，於是他被人介紹到這個地方，已經五年了。

伯俊想到此處，悲痛極了，不禁叫道：「媽媽呀！是我害了您了！」他哽咽了，他全身都顫動着。

約摸下午三點多鐘，雪又下了，他的衣袖已經結冰了。他跪在床頭，對天懺悔他的罪過。

阿 雪 的 死

劉青厚，九年級。

阿雪把生滿了凍瘡的腳放在破棉絮中取暖。自太太老爺死後，她沒有得到一些安慰的話與東西，更沒有人來照管她的衣食住行了！現在管家的是一位過繼來的少爺少奶奶。因為他不是老爺太太親生兒的緣故吧，他們只承受了他們的財產，而把他們一生做善事的心退回了！他們的脾氣很硬，尤其對下人更是刻薄。

舊的僕人全走了，只有阿雪沒錢贖身，還在他們的蹂躪下過活。

已是十二點鐘了！少爺少奶奶還沒有回來，阿雪是多麼的悶呀！但是她不敢睡，怕聽不見打門的聲音，她抬頭四面看看，四面只有破爛與淒涼，窗紙早是破的了，還沒有補上，她從破處她看見了淚珠般的星斗，衣帶般的天河！

外面像月亮一般的冷，四面的雪也好像月亮般的明亮而潔白。地上的車跡已經又被雪蓋上，正等着車再來把牠壓壞。每個舖子全關上門睡覺了，路上一個行人也沒有，天是多麼的冷呀！

一秒秒的過去，一刻刻的過去，已是清早六點鐘了！十二歲的阿雪怎麼會敵過這迷人的睡魔呢！她終於沉沉的睡去了。

不幸的事也正在阿雪走進夢鄉的時候發生了。一輛最新式的福得汽車停在門口，少爺把舞乏了的少奶奶扶出，汽車夫已是按了門鈴，但還不見阿雪出來開門。『天呀！出了什麼事呢！她又該受苦了！可憐的阿雪！』汽車夫自己

心裏爲了阿雪擔心想，

——怎麼！還沒有出來開門嗎？這死了頭。少奶奶狠狠的說。

——沒有來呢！太太！她許是給煤悶着了！吧！汽車夫很小心的說。

——悶着！哈哈！悶死了才好呢！那個天生的賤貨！死了到少一口人吃飯呢！

——你再打打門吧！少爺很不耐煩的說。

車夫又打了幾下門，阿雪很慌張的把門開開，臉色蒼白！吓的瑟瑟發抖。

——太太回來了嗎！阿雪喃喃的說了出來。

——回來啦！沒睡够吧！我來再叫你睡吧！哼！好丫頭！少奶奶氣憤憤的用腳去踢阿雪生滿了凍瘡的腳，阿雪不禁喊了出來，少奶奶却勝利的笑了，更用勁去踏阿雪腳指，阿雪哭着喊着，然而沒有人來救她，淚滴在裂了口的手上火般的熱了起來，阿雪已哭不成聲了！

——哼！好丫頭，我下次叫你再睡吧……

——好了進去吧！回頭乏壞了身子可不是

玩的，等一回兒我們一同再來收拾她吧！

——好！你等着吧！回頭再收拾你！

少奶奶很得意的同少爺走了進去。

阿雪昏昏沉沉的立在門口，腳是一點也不覺得痛，只是麻麻的，臉上的淚被可怕的西北風吹乾了，眼睛瞪着灰色的天空，身邊好像還有人在說：

——會兒再來收拾你！小心着！

她低頭看看下面的一雙腳，血從指甲蓋的四處溢出，在雪面上流過成了一條條的血溝，阿雪看呆了，耳邊聽見說：

——回頭再來收拾你。

她自己心裏想：『我爲什麼要在這裏受罪呢？他們全走了，老王媽，小李媽，還有那個帶鬍子的老楊，我也走吧！但我到那裏去呢？他們說老爺太太上天了，我想去找他們，但那裏去找呢？他們說上天的路是在教堂裏，我快去吧！也許在那裏我可以找着一條幸福的路，到天去見老爺太太，但天爲什麼這樣的灰黑呀！喔，這不是天，是天的土地呢！比起地上的地

要乾淨多了，我快去吧！』

就走，但脚一動就痛，她仰頭看看教堂頂上的十字架在晨光中發亮，好像說：『可憐的阿雪！快來吧！別的地方不容你，我這裏却一定收你的，快來吧！』

同時耳邊又好像有人在說：

——回頭再來收拾你！

阿雪看了看屋裏沒有人出來，她便輕手輕脚的走了。上帝已給了她抵抗痛苦的力了！她向教堂走着，一點也不覺得冷，更不覺得脚上的痛。

雪上留下了一塊塊的血跡，顯的更鮮美了！這一朵朵的桃花點綴了這條雪白的路是多麼的美麗呢！

教堂的門微微的開着，阿雪走了進去，滿含着希望。偉大的神龕現在她的面前，莊嚴而和平，她在聖母的像前跪下，兩眼望着聖母微笑的像，禱告着：

——神呀！天的路在那裏呢？告訴我吧！你是這般的和善，爲什麼單叫我一個人受罪呢！

我知道天國便是樂園，我求你引導我去吧！我已是受够了人間的苦了！叫我也享些樂園的福吧！上帝！把天的路告訴給我。』

聖母的微笑越來越顯明了，耶穌向她招手，聖母走了下來伸手拉她。

——可憐的孩子！跟我來吧！這裏不是你的世界了！

從彩色的玻璃窗中，現出一條鋪滿了玫瑰花的路，路的盡頭現出一張金色的門，聖約瑟把門開開說：

——歡迎我們新來的雪天使！

修女們來點蠟的時候，發現了一個微笑着的女孩死在聖母的足下。

教堂的早禱鐘與天國迎雪天使的鐘一同響着!!!

她祖母縫的新衣

陳遜民，九年級。

在一個深秋的晚上，寒風呼呼的吹着。皎

潔的月兒，毫無聲息地，照在全城之上。淡淡的月光，透進一所小屋的窗格裏來。在這屋裏，有一個年老的婦人，靠着棹旁坐着，正在燈下縫一件衣服。棹上放着一盞破洋燈，放出極暗淡的紅光，射在她那縐紋很深的臉上，反射出她額上油的亮光來。她戴着老花眼鏡，勤懇的一針一針的在作着。她有時停了手中的活計閉起眼睛。她那欲睡的，沒精打采的眼，好像有一層濃霧罩在上面似的，使她看不見前面的東西了。因此她時常拿下眼鏡來，用手揉着眼睛，擦出眼淚來，然後又勉強提起精神，繼續的做。但那可怕的睡魔仍在纏繞着她，針時時刺痛她的手指，然而她並不覺得，只使她清醒一點罷了。

在屋角上，一張小小的土炕橫在棹的前面，用稻草作的褥上，睡着一個八歲的小女孩，在他身上，只蓋了幾件破舊的衣服。床的一端，從破衣堆裡，露出她的小腦袋。她安靜的睡着，從微弱無力的燈光中，可以分辨出她粉紅臉上的那兩瓣嘴唇。她是這樣的美麗，散亂的

黑髮，垂散在枕上，更顯出她的天真了。

在這低矮而不清潔的房屋中，四壁上糊滿了舊的報紙，地面上堆了幾個破筐，裡面還有殘剩的煤，這都是她從外面拾來的煤渣，靠近窗下，有一個小的火爐立着，此外便是一張破椅子和一張小圓棹，那椅子就是她祖母現在所坐着的座位。屋的四週，充滿了沉悶冷靜的空氣。她，這個老婦人，只聽到遠遠的狗吠聲和寒風裡悽顫的賣食者的叫賣聲，「唉！我總要比他們命好些呢，她自己寬慰着自己說。這時，她忽然聽到炕上有一種翻身的聲響，回頭一看，原來那小女孩已漸漸的醒了。睜開了她的迷糊的眼睛，驚奇的看着她的祖母說道：

「祖母，爲什麼還不睡呢！你聽外面已經打三更了，遠遠的喇叭聲也起了，在這寒風凜冽的夜裏，是多麼冷呵！祖母，你快快睡吧！」

她於是放下了手中的衣服，跑近床邊，低下頭去，吻着她的雙頰說道：

「親愛的乖乖，你不要吵了，快點睡着吧

！你知道明天早上還要去拾煤，若是你起得太晚了，拾煤一定拾不到的。」

「祖母我們用不着拾煤了，我看見街上一車一車的煤送到人家裏去，那我們也可以叫他送來。」

「癡孩子，這是人家用金錢買的；難道我們也可以和他們相比嗎？」

「爲什麼金錢就可以買東西呢？」

「我給你講，乖乖，世間上最偉大最神聖要算金錢了，人們可以使牠換東西，這是世間上所規定的，然而，我們沒有這種東西呵！」

「我想，世間上一切的東西都是該公共的，那就最公平不過了。」她說完，微笑的看着她祖母的慘白的臉。

「呵！乖乖，你不要再說傻話了，這事是辦不到的，你快睡着吧！我還要作衣服呢？」於是她又回到她的座位上，繼續縫那件衣服。

「祖母，你作這樣美麗的衣服是給誰的呢？」

「我作這件衣服嗎？是……獎勵你的，你要乖乖的聽祖母的話，祖母一定會喜歡你了。」

」她用安慰的話對她的孫女這樣說，然而她又後悔不應該用謊話來欺騙她孫女的純潔的心。

「我怎樣能對她說這並不是給她作的呢？」她想，「唉！可憐的孩子呵！你爲什麼這樣不幸碰到我這樣壞命運的人呀！」

「祖母，人家假若看見我穿這樣美麗的衣服，她們一定都會和我好了。我把這件破衣服給阿三，因爲她比我更窮呢！她現在只穿了一件破的單衣服，差不多都不能補了，祖母，你說好不好？」

她看見她的孫女是這樣的快活，在她的臉上佈滿了歡欣，她不唯不忍說穿，並且差不多要哭出來了。她只嗚咽的說道：

「我的苦命孩子……！你知道我們家……是……沒有錢的嗎？這並……」她說到這裏，已不能再說下去了，於是跑過去吻着她的額說：

「乖乖……你還是……睡罷！不要亂想了

，等我有錢，我……一定要給你作一件比這件更好的……」那小女孩驚奇的望着她的祖母，並且突然變了態度。她想：「這一定是我不睡覺的緣故，使她生氣了。」她於是不再說什麼，閉了眼睛，漸漸的睡去，她看見她的孫女睡去了，才漸漸安心下來，仍然繼續她的工作。

天漸漸的黎明了，從窗格裏透進一線亮光來。外面的寒風不住的吹着。這時，已經可以聽到遠遠的軍隊練操聲，和街上大車的車輪聲了。她的衣服已經作完，她很快活的跑向床邊，叫醒她的孫女：

「快起來吧！乖乖，你不是還要去拾煤嗎？」她睜開朦朧的眼，看見了棹上那件美麗的衣服時，便立刻快活起來，望着她祖母的疲倦的臉說道：

「祖母，我今天穿新衣服好嗎？讓我將這件舊的送給阿三去，我實在看她太可憐了，在她拾煤時，她的身體差不多都在抖戰呢。………」

「我的孩子呵！你知道人家還有她的爸爸和媽媽嗎？你呢？只有一個年老的祖母，完全靠着我這一雙枯手來賺幾個錢，怎麼能夠送人衣服穿呢？這件衣服……，我…將要把牠收起來，等到你出去時再穿罷！」她抖擻着嘴唇這樣說。她的孫女，也就不再爭了，只穿着那件破舊的衣服，走近棹旁去撫摩那件新衣。

「多美麗呵！我的新衣服！裡面有一朵一朵的紅花，還有綠的葉子，太美麗了，誰有比牠更美麗的衣服的呢？」她的祖母實在忍耐不住了，只好說道：

「你快去拾煤吧！去晚了，一定拾不到的。」

她戀戀不捨的離開了那件衣服，拿了筐子出去了。但在走到房門口的時候，她又回過頭來，看着那件新衣說道：

「我真快活，我一定要告訴她們我有了新衣服了。」她說完，便很快的跑了，她的祖母用了疲倦的目光，一直送着她走出門外，然後才回過頭來，嘆息的說道：

「苦命的孩子呵！讓她快活一會罷！」

她孫女走後，又開始慢慢的在收拾屋子。忽然，門一開，露出一張猙獰的面孔來。這就是來取衣服的女人了，她說：

「衣服呢？作好了沒有？」

「已經作好了。」

「拿來，我看看。呵！你作的一點也不結實，我們小孩一穿就要破，好好的一件衣服被你作壞了。我先前怎樣和你說的？叫你作仔細點，你又作成這樣，我知道你一定不會作活了。」

她呢？只沉默，畏縮的顯出失望的神情，總不開口，好像她自己應該被罵一樣。而那個女人却嘟囔着拿着衣服走了。……

不過，這件新衣，在那可憐的小女孩的心靈裏，還依然以為是屬於她的呢！

乞 婦

王 惠，十年級。

冬日酷寒；呼呼刺骨的大風，加緊到了極點。

她蹲在有層層灰土的牆下，穿着一件藍色長衫，很破，而且變成了黑色。光了脚，拖着鞋子。那凍得通紅的腿上，顯出一個一個筋攣，隆腫着非常可怕，當碰着它們的時候，她會覺得刀割一樣的痛。只有一條破得縷縷的麻袋，圍住膝蓋而一直拖到地上。她兩手交叉在胸前，緊緊的抓住肩頭。亂得一絡一絡的頭髮，散垂在污穢的臉上；人們看見就覺得像鬼臉一般的可怕。

在她過去生活的每一頁上，密密的寫着她所享受的一切。只要她需要什麼，立刻就有很華美的，和闊綽的供給。她母親很愛她，嬌慣她；拿她所有的錢，隨她任意浪費，使她變得

非常驕傲，時常對她母親無禮，人們時時在背地裏罵她，不久抱怨也到了母親的身上。

誰也沒有預料這樣突然的事，會像砲彈掉在地上，發出轟然的炸裂聲音一般地使人驚訝。在早上，她母親的舊病復發了，誰都知道，她的生命不能再延長了。她的眼睛被淚濕潤了，從容而略帶傷心的樣子，坐在母親旁邊。她母親一句話也沒有，只是悲苦的看着她，緊緊的拉着她的手不放。她所要說的，已經浮在她的唇上，可是又吞了下去，痛苦只能使她想，想她怎樣的作了錯事，那是很簡單的，嬌慣，放縱，使她成了惡劣的性情，就像種樹一樣，種歪了，你再想把它扶直起來，那是多末一件困難的事呵！內心的不安使她顫動了，淚從那將閉上而已失去了光明的眼中流出，只騰稀少的喘氣了，在她覺得死是被宣告了的時候，她這樣深深地懊悔着。但是她不傷心，只覺得寂靜得可怕，的答的答的鐘聲，顯出緩慢的單調，終於一陣母親死去的忙亂，像是醒來的惡夢，使她驚怕得頭昏了。

現在她什麼都沒有了，於是不得不淪落，開始她乞丐的生活。

『您修好罷，老爺太太，您賞一個大花。得啦，大姑姑，您有福有壽，給一個大罷。』

她天天這樣喊，苦苦哀求，追逐在人們後面。溫和的人們連看也不看，粗暴的人們却十分憤怒的罵兩句，『討厭，躲開。』她聽了這嚴厲的聲音，全身都發抖了。這樣從早到晚，一個也要不到，偶然要到幾個，她也像別個乞丐一樣，拿去買窩頭，它是那樣的金黃，但是她沒有喫過，她試着嚥到嗓子裏，那渣子般的東西，使她嘔吐了。

她被病纏綿着，時時用手摸她的頭，看是燒得怎樣了，她全身沉重，一些都不能支持了。她還是看着每個行人，像是老鼠尋食一樣的可憐，她的嗓子乾得冒火，但在這偉大的黑暗裏，有誰能給她，她所需要的一滴水呵！大風刮過她的周圍，月色朦朧，沒有一個星光。她呻吟，每個搖晃的影子，她都當是母親來了，親切的撫摸在她臉上，她用力的想拉住母親，

但是立刻又沒有了。她凝望着，母親也許再來，但却使她失望的閉了眼睛。

太陽剛在那裏抬頭，露着白光的時候，她不動了，她被浸在嚴寒裏，她不發出那哀求的聲音，和睜着兩隻眼睛尋求什麼了。人們不再嚴厲，只看着凍僵的死屍，恐懼，憐憫，而且歎息！

青年畫家的厄運

李靜蘭，十年級。

在V街上，正是熱鬧的時候。這時人們彼此談話是不能聽清，只聽見汽車，馬車，以及人力車的嘈雜的聲音。

悉被這些嘈雜的聲音弄昏了，又加他在事務所忙了一天，所以他現在想回家靜坐一會。他走出了V街，便是闊大的馬路，這裏的聲音是少多了，他放慢了脚步走。看見遠遠的天空是那樣的清，並且夾着一兩片浮雲，牠的顏

色是說不出來的，只有用配色法勉強才能畫出來。他這時心裏覺得清爽極了，想能把這副畫畫出來那是多好呀，因為這時正是薄暮的時候，他放快了脚步，打算捉住這個時光。

他回到家裏，走進他的又是睡房，書房，而兼飯廳的一間屋子內，開開桌子旁的一張小櫃內尋找他的畫具，找了半天也沒有找到，他又在抽屜裏找，仍然沒有。他這時覺得奇怪起來，他想一定是他的妻給他放在廚房裏去了，但是他一方面想着莎並不是那樣糊塗的人，但是他還是要問：『莎，你把我的畫具堆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』

莎在廚房裏聽見他的喊聲，立刻跑了出來，臉上帶着驚慌的神色，心裏覺得很奇怪，畫具不是春天的時候，爲着小孩子的病賣掉了嗎？她走到屋裏，把這說了出來，想瑟是忘了，一定是忘了，……

瑟聽了她的話很傷心，也很生氣。『樣樣東西都賣了，並且連問我都不問一聲，』他這樣的對他的妻嚷着。

她聽了他的話並沒有反駁他，只用一種憐憫的眼光看他，慢慢地走了出去。

瑟一人坐在屋裏，氣漸漸平了，心裏覺得後悔極了，一面自言自語說：『呵！她賣掉了，也是爲着家裡用了。』

從這裡着想，忽然他記起來了，那些畫具是自己親手拿出去賣的，在春天的時候，小孩是病的那樣凶，不能不住醫院，那時家裏沒有東西能賣的，只好把自己的畫具犧牲了。他並且記起莎那時是極力的反對，向他肯求似的說了好幾次：『啊！你留着這些東西吧！這使你太難受了，……』他想到這裏更後悔了，爲什麼自己剛才那樣不說理。

他更傷心的想起了他們的從前，那時他們都是被稱爲畫家的，那時他們聽到這種稱呼，想將來一定能做到的。他們從前常常在一塊作畫，有時彼此畫自畫像，畫完後，共同的玩賞着，有時彼此自誇着。並且他們還一同開過一兩次展覽會。他們那時想將來一定能成爲藝術家，並且也只希望成爲藝術家，這些事他一想

起又覺好笑，又覺傷心，在他想起這些事的時
候，就極力想法壓制牠們。但有時却反使他更
想起從前細微的事來了。……

莎的心裏也是同樣的痛苦着，她所感覺的
痛苦更深，她覺得瑟是爲了家庭犧牲了的，也
是爲了她。

每當他們兩人彼此都愁苦着的時候，他們
便都靜坐着，低着頭，心裏苦悶着。有時他們
不約的慢慢抬起頭來的時候，他們的眼光相遇
着了，他們於是默不作聲的握着手，有時只彼
此很低微的叫一聲：

『莎！』

『瑟！』

這樣默默地她投入他的懷中，流着淚，他
撫着她的頭髮，他們這樣更相愛了。

.....

瑟正在屋內進退兩難的時候，忽然他聽到
小孩的哭聲，他知道這又是莎遷怒到小孩身上
去了。於是他跑到廚房去，見莎抱着他的未及
兩歲的小華在膝上，並且眼裏噙着淚，摸着小

華的頭。

小華看見他父親進來了，哭的更大聲了，帶着哀求似的神氣，看着他的父親。

他把小華抱了過來，擦乾了他臉上的淚。他在他父親的手裏又在很快活的笑着，看着他的母親在火爐旁邊炒菜，父親是來回的在走着，因為他在預備着吃飯的碗，筷子等。

月光，今天比平常更明亮，大約是因為早上下了一點雪，所以現在現得更慘白，並且還有一陣陣的微風在吹着，樹的影也就在月光下搖動着，同他們在屋裏燈光下一樣的動着。

十二月十六日晚

愛罵人的醫生

布呂伊斯與巴拉不拉合著
陳聘之節譯

人物：格里沙（醫生）
亞里斯特（醫生之弟法學）

家)

羅里夫 (醫生的僕人)

佈景：一個診察室，其中有診察的桌子，有藥架，有為被診察人而設的椅子，以及為診察應有盡有的設備。

(這佈景原文上沒有，是譯者加的，)

格 (向羅) 削子手！你總是讓我敲兩個鐘頭門纔來開啊！

羅 先生，我在園子裏作工時，聽着門鈴一響，趕快去開，因為跑的太快，竟在路上摔了一跤。

格 把你的脖子摔斷，我才願意哩，該死的畜牲，怎麼不讓門開着？

羅 唉！先生，昨天因為門開着，你把我大罵了一頓；開着你也生氣，門關着你也生氣，我不曉得怎麼辦纔好。

格 怎麼辦？

亞 (進來，坐在格的對面) 哥哥，你願意……

- 格 等一等。(又向羅)怎麼辦? 混賬的東西!
- 亞 喂! 哥哥, 別同這僕人生氣了, 請你讓我給你……
- 格 我的兄弟, 你罵僕人的時候, 人家也不讓你罵完哦。
- 亞 (向台下說)讓他消一消氣吧!
- 格 怎麼辦, 無恥的東西!
- 羅 呵! 先生, 你出去的時候, 你願意我讓門開着麼?
- 格 不。
- 羅 那麼你願意我把牠關上麼?
- 格 不。
- 羅 先生, 到底應當……
- 格 你還說話呵! 你給我講理呵! 醉鬼!
- 亞 哥哥, 我以他講的不壞, 再說, 人要有一個明理的僕人, 那是多好一件事呵!
- 格 我! 我的兄弟, 我以爲你的話不對。是的, 人家有一個明理僕人, 固然很好, 但是不要有一個講理的僕人。
- 羅 (向觀眾)倒霉, 我真不應該這樣的有理。

格 不要再說話!

羅 先生，就是你把我劈開，我也要問你清楚。到底應當把門開着呀，或是關着？請你說個明白，你願意怎麼着？

格 混蛋！我給你說過幾千遍了，我願意它……我願意它……哦！你瞧這個賤骨頭！一個僕人來直問我麼？漢奸呵！我要抓着你我便好好地告訴你我願意什麼。（向亞）我想你笑吧，法學先生。

亞 我？不。我知道僕人從來不照着主人的吩咐做事。

格 可是這個混蛋是你介紹的。

亞 我以爲我作的不錯。

格 哦！『我以爲』愛笑的兄弟，你曉得『我以爲』不是一個明理人所說的話。

亞 嘿！我們不要再談這事了，我的哥哥，請你讓我給你說一件更要緊而且更教我滿意的事情。

格 不，我要先讓你親眼看一看這混蛋怎麼服事我，以後你便不再來說我無緣無故生氣

了。你看看！你看看！（向羅）你把樓梯掃了麼？

羅 是的，先生。上下都掃了。

格 院子呢？

羅 你要在那兒找到這麼（用手比）一點東西，我情願不幹。

格 你沒有飲騾子吧！

羅 哦！先生，請你問一問鄰家，他們看見我去飲過了。

格 你給過牠蕎麥吃麼？

羅 先生，威廉（另一僕人）正在那兒餵牠哩。

格 你沒有把金鷄那霜瓶子拿在我叫你擱的地方。

羅 先生，我把空瓶子拿走了。

格 我的信呢？你把牠送到郵局麼？安！安！

羅 先生，我沒有把牠忘了。

格 我禁止你幾百次，不讓你拉那討厭的提琴；可是今天早晨我又聽……

羅 今天早晨？你不記你昨天你把它摔的粉碎

麼？

格 我敢賭這兩堆劈材，還……

羅 我把牠收拾起來了，先生，真的，收拾完之後，我又幫着威廉往貯草室放了一車草；我灌溉園中的樹木，我打掃園中的徑篋，我鏟除三席地的荒草，在你打門時候，我又鏟完一席地了。

格 呵！我一定要把這混蛋趕出去；從來沒有一個僕人比他再叫我生氣了；他要把我苦死了。滾出去！

羅 吃了什麼毒品了，這麼大毒氣？

亞 （起來向羅）你出去吧——我的哥哥，你的脾氣實在古怪；我看你僱人不是爲着服事你，只是爲罵着痛快，開心。

格 哦！你的脾氣總是愛嚷嚷。

亞 怎麼！你辭退這個用人，就是因爲他把你吩咐給他的事情都做了，因爲他不給你叫罵的原因。說得好一點：你生氣沒有什麼可以讓你生氣。

格 勇敢的律師先生，請你好好檢查我的行

爲。

亞 唉！我的哥哥，我不是爲這個事的；不過，我看見你同着人人喜歡的用人總是大生其氣，不能不抱怨你。

格 我愛這麼樣！

亞 嘿！我明白了。你的事事都很如意：你身體很康健，你的孩子都很有德行，你的事情都很順適。但是，人從來在你的臉上沒有看見過一種家長應有的鎮靜，這種鎮靜可以叫全家快活。你常常苦惱，因此你使同你在一起的人，也不得不苦惱。

格 哈！這並不壞。難道我不是一個有榮譽的人麼？

亞 沒有人不承認你是有榮譽的人。

格 人家對於我的脾氣有閒話麼？

亞 不，一定沒有。

格 我想我也不欺騙，也不吝嗇，也不說謊，也不像你那樣愛嚷嚷，並且……

亞 這些令人注意的缺點，你誠然沒有一點。不過你有一個頂大的短處，牠可以毒壞生

活的快樂，牠在社會裏也許比其他一切的短處都不方便。因為人家至少可以同一個騙子手，吝嗇人，撒謊人相處幾時，人家絕不能同這樣的人有片刻平安；他們的壞性格總使他們大生其氣，常常不為什麼竟大發雷霆，叫罵不休。

格 你的教訓大約快完了吧？我又要急了。

亞 你一點也不願意聽麼？

格 聽差，把驢子措起來，我去看一個病人，一會兒就回來。（格出去）

亞 什麼人呵！

